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ep red. On the left, a black and white line drawing of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 is shown from the waist up,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. She wears a tall, ornate headdress and a patterned robe. In the center, the title '秦皇母后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red characters, each character contained within a grey, oval shape. To the right, there are faint, stylized outlin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, including a pavilion and a tower. The overall style is a ble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nd modern graphic design.

秦

皇

母

后

孙宝楠著

◎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孙宝镛 著

秦皇母后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秦 皇 母 后

孙宝镛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
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48号

邮政编码: 100045

发行部电话: 40108408/40108332

新 华 书 店

北京市通州印刷厂印刷

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5.75印张 340千字

1996年1月第一版 199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30000册

ISBN 7-80105-385-0/K·41 定价: 19.80元

目 录

- 1 满门抄斩,名门闺秀成舞姬 3
一个是艳丽绝伦的舞姬,一个是心旌摇荡的主人。
吕不韦在赵姬面前不能自持。
- 2 重金美色,质子弃儿立为嫡 19
一个是家资巨万的富商,一个是潦倒无靠的人质。
吕不韦初见异人便认准他是奇货可居。
- 3 先取后予,不韦欲赵姬怀孕 41
她假吃酸梅,让吕不韦心安;她真情狂舞,使异人心醉。三个人都如愿以偿。
- 4 患难夫妻,赵政伴凄苦降生 61
相依为命的伴侣,竟是冤家仇人。即便是刀光剑影,也不能分开他们,何况他们又结出了果实。
- 5 秦围邯郸,子楚仅单身逃窜 83
吕不韦为异人苦心营造的逃脱地道,在最后一刻被粉碎。在层层重兵严密监视之下,他们如何脱身?
- 6 东躲西藏,母子如头上悬刀 109
在民家躲藏六年,母子消声匿迹。可是,在给儿子当老师的倜傥小生面前,她却举措失态。

7 太子夫人,小妾争宠污清白 127

正中下怀,华阳夫人立子楚(异人)为嫡。期待已久,子楚终于成为太子。赵姬却陷入争风漩涡。

8 晋为王后,位尊心冷更无聊155

子楚企盼王位和成群的媵妾,赵姬只想抚养好儿子。当她真地当上王后,却只能以埤声打发日子。

9 子楚濒危,不韦仗剑逼赵姬181

吕不韦的计划一步步地实现,他要气死子楚,让嬴政继承王位。可是嬴政真是他的儿子吗?他陷入迷惑。

10 鸳梦重温,太后求安通相国 205

为了保护儿子,她只有唯一的选择。她牺牲了自己,以求得儿子王座的稳固。

11 苟且偷情,最无奈亦真亦假 223

吕不韦编纂了《吕氏春秋》,是为了赢得她的欢心,还是为了“自己的”儿子制定立国方略?

12 倜傥小生,忒称心如醉如痴 241

为了抽身,吕不韦把潇洒的嫪毐送到她的面前。年轻的太后狂热动情,奋不顾身。

13 腐刑受难,嫪毐暂且充宦官265

这一边“擅闯宫禁”,被施腐刑;那一边不思茶饭,痛不欲生。谁知,这竟是骗局,她也只好骗下去。

- 14 因祸得宠，阉人也能作情夫 283
“宦官”虽说是诈，身分却已合法。他们如胶似漆，可
嫪毐却萌生了野心。
- 15 岐山脚下，寡太后连生二子 307
嫪毐为他们营造了一个既安全又避静的环境，他们
接连生了两个孩子。一个想过平民生活，一个想当太
王。
- 16 咸阳宫里，假宦官不可一世 325
炙手可热，嫪毐争得极大权利；忘乎所以，“宦官”露出
欺诈马脚。
- 17 兵戎相见，嫪毐作乱逼秦王 347
窃得秦王御玺和太后之玺，嫪毐调兵作乱；被叛军围
得水泄不通，嬴政走投无路。
- 18 母子成仇，赵姬被贬苻阳宫 371
勤王将领及时赶到，嬴政站稳脚根。受骗士卒明白
真象，叛军纷纷倒戈。嬴政把亲娘贬到冷宫。
- 19 逐之杀之，不韦窃葬北邙山 391
先下令逐吕不韦出咸阳，又写信申明并非生父。吕
不韦欲见太后一面不得，终于自杀。
- 20 囚之迎之，赵姬并骨子楚墓 417
说情人被杀二十七个，秦王终于良心发现；太后被接
回王宫，又被冷落。秦皇母后在凄苦中离开人世。

提起秦始皇嬴政，几乎是无人不知。有人说他功勋卓著，有人说他罪恶昭彰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从对历史的作用来看，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，他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人物。

可是，如果有人问你：秦始皇的母亲是谁？她是怎样的人？恐怕大多数人是要摇头的。

按理说，诞育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，这样一位“千古一帝”的母亲，该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女性啊！可是，史籍上对她的记载，却少得可怜。对她的评价，也颇多微词。客气一点的，说“秦始皇太后不谨”，用我们今天有些人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生活作风”有失检点；不客气的，则说她“窃私通吕不韦”，“淫不止”，“时纵倡

乐”，甚至言之凿凿地说，连秦始皇嬴政，都是她与吕不韦的私生子；还有人说，她常与宦官嫪毐 (lào ǎi)“私乱，生子二人”。总而言之，说她是一个淫荡的女人。

那么，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？

1

满门抄斩，

名门闺秀成舞姬

一个是艳丽绝伦的舞姬，一个是心旌摇荡的主人。吕不韦在赵姬面前不能自持。

赵国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。别看它的南边就是浑浊汹涌的黄河，但流经赵国的一些黄河的支流，却都是澄清温和的。它的西面，是林木葱郁的太行山区，那里有很多易于开采的铁矿，炼铁业很发达。其他的国家也有很多商人到这里购买铁制的农具和兵器。用铁来造的镰啊锄啊犁头啊这些农具，非常坚固好用；用铁造的兵器也非常锋利。所以，它们的价钱都是很昂贵的。据说，在他们爷爷的爷爷那一辈以前，还很少有人见过用铁造的农具和兵器。虽然说这东西很贵，但与用石制的农具比起来，它可以提高效率几倍。再说，买一件铁器，只要经常用，保管得好，不让它生锈，差不多可以用半辈子。特别是以前种地的人几乎全是富人家的家奴。他们只管干活，打多少粮食和他们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。再说，他们就是想买，又哪里来的钱？但这些年不同了，很多富人把他们的土地租给种地的人种，只是从收成当中收取一半左右的租子。农民种地可以得到自己的收获，他们愿意省吃俭用，省下钱来买农具。于是，这些年铁制农具和兵器逐渐时兴起来。

赵国的东面，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。不但适合稻、黍、稷、麦、

菽等五谷的生长，而且随处可见桑田。赵国人民男耕女织，勤劳刻苦，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，耕耘劳作，织帛绣锦，把个仅有二百年历史的赵国装点得多姿多彩。

赵国的首都邯郸就更美丽了。向西望去，马服山和锡山就像一片屏障横在那里。晴天的时候，那些山由近而远，一层一层，由浓变淡，由清晰变模糊，一直过渡到天际，好像分不清天与山有什么明白的界限。阴天的时候，只要不是大雾，那山就像堆积的云朵，与云交错，变幻无穷。滏阳河像一条飞舞的绸带，曲曲弯弯地从城的东南方向东北方缓缓流去。而漳水和它的支流牛首水，穿过一块近似三角形的平地，邯郸人就在这块平地周围建设起了他们的家园，修起了城池。而在城区的西北方，牛首水的对岸，则是一块台地。在邯郸城内就可以看见台地上另有整齐的夯土城墙，越过城墙还可以看见像燕翅一样腾起的高大的青瓦屋顶，那就是赵王的宫殿群。王城城门前的两座门阙，因为是修在台地上，更加显得高耸入云。这一切，都在向人们诉说：邯郸是一座繁荣富庶的城市。

在从吴越方面通往邯郸的大路上，三辆四匹马拉的车正在向邯郸疾驶。前一辆是战车式样的立车，车上没有坐位，只是车厢前有一根供人扶着用的横木，叫做轼。车上除车夫外，还有一个彪形大汉，显然是保镖一类的角色，带剑扶轼，站在战士的位置上。最后一辆是有篷的安车。这种车的车架是平的，可坐可卧。车上除驭手外，还坐着一个衣着华贵的年轻人，戴着高高的缁布冠，穿一身嵌青边的紫缎长袍，又宽又长的腰带拖到车棚上。腰间挂着的玉佩随着车的摇晃发出叮铃铃的响声。不过，那玉佩的形制，只能显示他的富有，却不能表示他有高贵的地位。他显然是这列车队的主人。中间是一辆拉货的车。车上有几个加了锁的箱子。

那位衣着华贵的年轻人叫吕不韦，看样子还不到二十五岁。为了缓解疲劳，他在安车上，有时坐，有时卧，有时还要到立车上扶轼

站一会儿，有时干脆下车跟着走一段。他本是阳翟的人，父亲小有产业，原来也是靠出租土地谋利。后来他发现一年四季谷价差别很大，秋熟时节，麦价季价都很低，他就廉价买进，贮存起来。等到青黄不接的时候，谷价飞涨，他又高价卖出，赚了很多钱。待吕不韦长大以后，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父亲的事业：他把邯郸的铁器运到不产铁的鲁国、吴国、越国等地出卖，再从那里购得珍珠和各种海珍品运回邯郸或其他城市。由于这类货物两地的差价很大，他挣了很多钱。这种生意与贩卖粮食比起来，周期短得多，所以他很快就发了大财。吕不韦的父亲觉得儿子比他善于经营，就把家业交给儿子，让他当家，主持他家的生意。当时人们有一句话说：“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；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”。在这里，“贾”读作gǔ，就是指商人。“万乘之国”指较大的国家；“千乘之国”就是指较小的国家。“金”在那时有几种含义：“黄金”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黄金，“赤金”指铜，“黑金”指铁。单独称“金”的时候，多半指赤金，即铜。因为那时铸造货币，主要是用铜。吕不韦经营一年多的时间，就使家产滚雪球一般达到了千金的水平。为了经营的方便，他就举家迁到邯郸。迁居已有二年了，现在如果说他家值万金，大概不算夸张。并且，这家产的雪球，还在不断地滚。

吕不韦现在光家僮（就是奴隶）就有几百人，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。其中很有一些聪明能干忠于主人的。所以，一般的出门贩运，吕不韦并不用亲自随行。但这次不同，一是他最近心情不好，想出来走一走，散散心，二是他想到吴越地区看看是否有什么奇货，有些特别的货物家人往往不敢作主。而这些货物常常是能赚大钱的。去的时候，吕不韦的脸阴沉着，家僮和驭手们都不大敢同他讲话。在越国，他运去的铁制兵器卖上了很好的价钱。他还购得了几颗很大，成色很好的珍珠。特别是他还遇到一位从南海来的商人，以很低的价钱卖给吕不韦几棵珍贵的珊瑚。这种东西在赵国，不用说一般的贵族，就是王族也是见所未见的，回到邯郸一定

能卖上很高的价钱。所以，在归程中，他的脸上有了笑容，仆人们也敢同他搭话了。

“大人，当今这天下，真让人有气！您说，那什么本事都没有的人，却要世代代身居高位。不管他有多笨，什么重要的事都得由他管着。”说话的是吕不韦的驭手，也就是车夫，名叫午驭。那时候的奴隶，是没有姓的，名字也是随意叫的。午驭来的时候，没姓没名。吕不韦让他给自己当车夫，他来的那天又是丙午日，吕不韦顺口说道：“你就叫做午驭吧！”今天午驭讲的话，很合乎吕不韦的心意。

“午驭，想不到你一个车夫，还有这么高的见地。你说得很对，上古之世，三皇五帝，都是受世人的拥戴，才统治天下的。可是今天这个社会，却事事讲世袭。只要他的爹有爵位，祖上有势力，他就是再低能愚笨，也能够承袭老子的权力，身居高官显要。”吕不韦最近心境不好，重要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心里总被这个问题缠绕着，就像心里有一个总也解不开的绳结。

“就说大人您吧，只用了这么几年的时间，就把自己的家治理得这样富有。治家和治国，其实是一个道理，如果让大人您来治国，国家也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的。”午驭说这话是真诚的。他们这些到吕家来了一段时日的仆人们，都很佩服他们的主人。

吕不韦没有料到，一个车夫，竟然和他自己的想法那样地接近。他虽然在赵国可以称得上是富甲天下，但从政治地位上讲，他不过是一个庶民，一个平头百姓。然而，治家的成功，使他萌发了治国的雄心。可是要参与治国，他却不得其门而入。然而，他是有一套想法的。他刚要开口再议论下去，又忽然想起“事以秘成”的话，生怕把自己的想法说漏了，就长吁一声，作出无可奈何地样子，说道：“唉，治国，那是王者的事情，我们就不去想它了！”

“大人，奴才听说，二百年前，赵国的先人也不过是晋国的

臣民而已。”

午驭提起这段历史，吕不韦有点不寒而栗。晋景公的时候，现在赵国的先祖赵朔受到晋国专权的大夫屠岸贾的迫害，被杀了全家。幸好赵朔的妻子逃出来，并为赵朔生了一个遗腹子。而屠岸贾又千方百计地要追杀赵氏孤儿，是程婴与公孙杵臼用其他婴儿的生命替换了赵氏孤儿，然后又相继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才保住了赵氏孤儿。这个赵氏孤儿名叫赵武，后来被正式承认为赵氏的后代，这才使赵氏的香火得以延续，并在以后的几代建立了赵国，被承认为诸侯。想到这段血淋淋的历史，他对午驭说：“赵国的先人也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，做出了重大的牺牲，才赢得了王权的。”他心里明白，争夺政权，是要用几代人的血和生命作赌注的。

主仆二人，这时都不说话了，吕不韦昏昏沉沉打了个盹儿，过了约有半个时辰，吕不韦才睁开眼睛。他掀开车篷上的窗帘向外看了看，发现车已经进入邯郸。大车路被修筑得笔直平整，路两边临街都是些比较好的房子。这些房子大多是用泥土筑成，房盖是用草苫的，很少有几家是青砖青瓦房。那时虽然已经出现了烧制的砖和瓦，那东西是太昂贵了，一般的人家是无法问津的。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衡量，这些房子也很低矮窄小。一是因为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，无法把房子盖得很高。二是在当时的四、五百年前的春秋时代，对房子的等级就有明白的规定，读过《礼记》的人都知道：天子的房子，房柱才能有九尺高，诸侯的七尺，大夫五尺，士三尺，一般老百姓的房子，显然比这还要矮。并且，那时的一尺，只有我们今天的七八寸。今天的读者也许会问：“那样低矮，能住人吗？”当然能。那时没有高足的家具，人们坐在地下睡在地下，房子无须太高。另外，房子也都是尖顶的，如果要在屋里站起来，在中间站好了。当然，那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。到了吕不韦的时代，建筑材料和技术都有了一定的提高，房子的高度有了发展。并且，人们对周朝初年和春秋时代的一些规定也大多置之度外

了。那时的屋窗，也仅仅是在土墙上掏出的一个方洞，洞外有一块可以支起的木板，是夏天遮挡风雨用的。大多数人家的窗子，不过是在筑墙时把一个没有底的瓦罐筑在里面，用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，不过是一个洞而已。冬天为了防寒，这窗子就用泥土堵死。现在已是春天，家家户户都把窗子掏开了。吕不韦看了一会儿，觉得如果现在让他住这样的房子，他宁愿去住自己家的马厩。他放下窗帘，靠着车篷，闭目养神。

不多工夫，车夫叫他：“大人，到家了。”

吕不韦下了车，立即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他的家可是与众不同。就说他的房子吧，都是用青砖砌成，上面还覆盖着青瓦。高度也决不止九尺，就是说，几百年前天子的宫殿，也没有现在吕家的房子高大。他家的窗子也与众不同，那是用砖砌就的，方方正正。砖的里面是木制的窗框。冬天也无须堵起来，因为窗框上冬天糊着一层帛，夏天糊着一层纱，不透风，又很明亮。冬天屋里还可以用炭火取暖，不用为受冻担心。是的，像他这样的居处，是与礼制的规定大相径庭的。可是，当今的时代，从诸侯至卿、大夫、士，有谁还把这些礼制放在眼里？要不，为什么二百多年前孔夫子就哀叹“礼崩乐坏”呢？那些诸侯、卿、大夫，多数人是靠着他们的祖宗，而他吕不韦不是，他靠的是自己的能力和用能力赚来的金钱。他越来越看得明白，金钱可是很有用的东西，有了钱，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到。只是买不到从政的权力。但是，他又想，也许以后会买到的。他向西北方向看了看那修在高地上的赵王宫殿，心想：“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住得那样富丽堂皇？”

他的夫人率领几个小妾迈着碎步跑过来给他行跪拜礼，迎接他。看见这些妻妾，他心里也不大是滋味：尽管妻妾很多，但缺少一种满足感。都说赵国的姑娘是天下最美丽的，在吕不韦的时代，“赵女”已经成为“美女”的同义词了，一千年后的大诗人李白还有“赵女长歌入彩云”的诗句，甚至二千年后的清代诗人陈维崧也

有“雨歇丛台赵女娇”的诗句。吕不韦总想找到一个绝色的女子相伴。正夫人一般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，但小妾就无所谓了。他买了几个小妾，开始时还觉得不错，但过了些日子，就发现她们的外貌总有不尽人意处——尽管她们在一般人看来已经赛似天仙了。吕不韦没有兴致，一个多月的商旅生活又十分疲劳。他先去拜见了父亲，然后对管家乙利说：“我要好好休息一下。”就回到自己房中，没有要求任何一位妻妾陪伴他，独自吃过仆人端上来的饭菜，尽管日头刚刚偏西，他还是睡着了。

实在是太累了。尽管他一大觉睡了半天一夜，第二天他起得也并不早。睁开眼睛，屋子里很亮，他问一个使女：“看过日晷吗，什么时辰了？”日晷是古代用日光测时的仪器。

“禀大人，还差三刻就到午时了。”从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是午时，差三刻午时相当于今天的十点十五分。

吕不韦笑了笑说：“好家伙，这一觉差不多睡了一天一夜！你去把乙利给我叫来。”

乙利来后，吕不韦对他说：“乙利，你今天下午带几个人到西市上去，把我这次从越国带回的大珍珠和珊瑚摆一会。”

“大人，”乙利不解地问：“这个时间市上已经没有多少人了，特别是达官贵人之家的人，更不在这个时候去市场。”

“我并不是让你在市场上把它卖掉，只是让你在那里摆上一摆。一旦有人围观，立即撤回。什么也不要讲。”

乙利没有申辩的习惯，只说了声：“是，大人。”转身就要走。

“慢走。你先把舞娘、歌伎和乐手们叫来，我还要好好休息休息。”

吕不韦的院落很大，中间是主院，里面有三排建筑，都建在丈把高的夯土台基上。第一排正中是七开间的正堂，是供吕不韦的父母居住，和他会见客人、供奉祖先的地方，两侧各有一座三开间的侧厅，是他父母的仆人以及他的管家等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。第

二排中间是五开间的正厅，深两进，就是说，有普通两间房子那样宽。正厅的两侧各有一座五开间的侧房，左边是他的卧房，右边是他的书房。第三排是后开辟出来的部分，工程刚刚结束。中间的两层是七开间的、那时还很少见的楼房，是专供他的妻妾们居住的地方，两侧都是三开间的单层房，是供女仆们居住的。三排建筑之间，都有长廊连接。每座房舍，前面都有很宽的房檐，所以，即使风雨天，也不愁在各座建筑之间行走往来。

在主院的两侧，各有一个侧院。东院包括库房和供食客们居住的地方，西院则是他家的舞娘、乐手和歌伎们居住和排练的地方，所以整天是弦管之声悠扬。

吕不韦中间这排房子的正厅，十分宽敞。七开间就是七间房子那样宽，由六排立柱支撑七排房梁；深两进，就是一般房子两个宽。这样宽大的房子中间只有立柱，没有间壁，空间很大。每个立柱上都有四个固定的铜环，比胳膊还粗，是放火把用的。东西两侧，各有一个一人高一丈宽的木架，东边的挂着一组石制的编磬，西边的挂着一组铜铸的编钟，磬架和钟架之前，下边是一层厚厚的草垫，上边是一层细草编成的席，席上又各放二十个圆形的坐垫，是供乐伎们坐的。大厅的中间，北面也是一层厚厚的草垫，长宽各有两丈，草垫之上是一层细草编成的席，席上是用虎皮拼成的毛皮垫。垫前是一张油黑放光的漆几，是放酒爵和小食品用的，垫后是一个雕刻华丽的凭几，是凭靠用的。这里专供吕不韦以及他的父母妻妾们观赏歌舞。

“大人，歌舞已经准备就绪。”一个使女来到吕不韦面前禀道。

吕不韦来到大厅，乐手们已经各持自己的乐器，在自己的座位坐好。舞女和歌伎垂手侍立在两侧。他的父母没有来，妻妾们依次跪坐在虎皮垫的两旁，使女们则站立在虎皮垫的外面。他刚刚坐定，舞女的领班跪在他的面前说：

“请大人示下。”

吕不韦不喜欢求神的舞蹈、模仿禽兽的舞蹈和战争舞蹈，只喜欢轻歌漫舞，所以他的舞队完全由舞女组成。

“那就先来一段胡舞吧。”胡舞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舞蹈。三十几年前，赵国的武灵王，为了加强国力和军力，提倡“胡服骑射”，就是学习胡人那种简洁轻便的衣服和骑马射箭。从那时起，赵国人也喜欢起胡舞来。胡舞服装轻薄，动作快捷，吕不韦比较喜欢。

和赵国的女人特别美丽一样，邯郸人的舞姿也是出名的美。不用说舞姿，就是邯郸人走路的姿势都是令人羡慕的。燕国有个城市叫寿陵，那里有一个少年看到一个邯郸人，觉得他走路的姿势特别美，就问他：“先生，您走路的姿势为什么这样潇洒？”那人说：“我们邯郸人走路都是这个样子啊，生来如此！”那少年就带了路费来到邯郸学习走路的姿势。学了一段时间，怎么也学不会，结果把自己原来走路的姿势还忘记了，只好爬着回到寿陵。且不问这个“邯郸学步”的故事是真是假，它反映了邯郸人走路姿势优美，那是无可置疑的。

可是，这样美的舞女，这样美的舞姿，竟然引不起吕不韦的兴趣。他无意去看她们的脸，只看她们的腰身。透过她们那薄薄的纱衣，揣摩她们的腰有多细，腿有多粗。他甚至在猜测：如果她们一丝不挂地舞，会好看吗？

舞女们跳的，实际上是被软化了的骑马舞。这时，他们半跪在地下，向前伸出一只细腻柔嫩的胳膊，像是在挥动马鞭。她们又仰起头，似乎在迎风疾驶。这时，吕不韦觉得自己的眼前突然闪亮了一个耀眼的火花。真像被强光刺激了一下，他迅速地闭上眼睛，又闪电般地睁开。果然是一张期待已久的脸庞出现在他的眼前：那样的洁白细嫩，好像用指头轻轻一碰就会流出水来，还浸出一抹微红。那脸俨然是一个大头向上的鸡蛋，该展开的地方展开，该收拢的地方收拢。前额上的一帘稚发，像是与人作怪，要